



74
6641
18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五

經禮部存邸兼翰林學士習庶吉士 大清實錄 統志副總裁胡史總纂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八

誄

周禮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誄謂積

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此有文雅辭令難為者故大祝主之

大史遺之日讀誄注遺謂祖廟之庭六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

其事言王之誄諡成於天道○疏遺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之奠人之道終於此者以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諡乃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王之誄諡成於天道者曾子問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引公羊傳制諡于南郊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諡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諡乃於遺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諡

黃度曰替誄其德行故作諡史記其言動故讀誄

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諡諡當由尊者成 唯

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諡于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讀禮通考卷六十五

木下中也氏
1911.4
寄贈

諸侯相誅非禮也

注禮當言誅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諡○疏謂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為諡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諡所以然者凡諡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名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諸侯及大夫其上有尊者為之作諡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故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尊也非但賤不誅貴平敵相誅亦為不可故云諸侯相誅非禮也既賤不誅貴案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為其王作諡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也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

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

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

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注誅其赴敵之功以為諡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陸元輔曰春秋傳莊公十年夏六月書公敗宋師于乘丘敗在宋不在莊公於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有此不同愚案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一本并無驚字當時只是馬驚敗爾不預軍之勝負也故鄭注云馬驚奔失列集說舍鄭不從而以大崩解之是真有敗績之事不幾與春秋刺謬乎長樂陳氏謂莊公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誅姑述其始而已此亦調人之辭考之左傳非其實也愚又案左傳子產曰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厥覆是懼何暇思獲彼敗績字與此敗績字正同非大崩敗績之謂也○又曰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如哀公誅孔子之類非必有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

尼父注誅其行為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疏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哀公欲為作諡作諡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為誅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者作誅辭也言上天不遺孔子無復佐助我處於位也嗚呼哀哉傷痛之辭也尼父尼則諡也父且字甫是大夫之美稱稱字而諡之尼父也

陳澧曰作諡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誅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遺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爾稱孔丘者君臣之辭此與左傳之言不同

左傳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

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注弔至也憇且也屏敬也子贛

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

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

人非名也注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

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誅之妻曰將誅夫子之德

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遊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後漢書文苑傳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杜篤於獄中爲誄辭甚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劉熙釋名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晉中興書郗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文心雕龍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

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愁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舊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立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

海云白日幽光秀霧杳冥始序致惑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暖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珊瑚鉤詩話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

行狀

文心雕龍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實事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

金石例行狀惟韓退之狀董公如式

朱子語錄韓公董晉行狀稍長

乾學案朱子嫌昌黎董晉行狀稍長然朱子作張魏公行狀多至二卷蓋行狀不妨詳言之亦視其人爾長短不可限也

李翱百官行狀奏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眾人無由知也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取行狀以為依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而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正道直言沒而不朽曾不能直敘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之姦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侈於房立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

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辭自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辭稱之故無魏徵之諫諍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為據

錢謙益曰予聞古之人所為誌其人者不知其為人則取徵於行狀行狀者所以狀其人之須眉面目警歛舉止顯顯然見之紙上不但書其族出生卒也然而不似其為人癯也而肥黔也而皙短也而修則所狀者非其人也蘇明允曰所侍以作銘者止在行狀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世道交喪人盡劫也貪者劫財劫名其劫之尤者乘時憤亂刺取國家大故與人開殊絕驚爆之事以誇大其祖父明以倫亂青史幽以欺謾鬼神有自行狀之失實始

書牘

司馬氏書儀訃告親友書○尊卑長幼如常日書儀麤生紙直書其事勿為文飾

朱子家禮某親某人以某月某日得疾不幸於某月某

日棄世專人訃告月日哀子某泣血某親某人

家禮喪稱哀子哀孫

發稱孝子孝孫而書儀於父亡則稱孤子母亡則稱哀子父母俱亡則稱孤哀子不知何所據也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而鄭氏禮注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三十以上不得為孤也今既行古禮父母喪俱宜稱哀子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隨俗亦可

書儀致贈禮狀○具位姓某某物若干右謹專送上某

人靈筵聊備賻儀賻物曰賻儀衣服曰伏惟歆納謹狀年月日具位

狀上某官靈筵具位某謹封此是亡者官尊其儀乃若此若平交及降

筵下云家禮賻奠狀式○具官姓某某物若干右謹專送上某

官某公靈筵聊備賻儀香茶酒食伏惟歆納謹狀年月日

具位姓某狀

書儀謝賻禮書今三年之喪未卒哭不發書多令姪孫及其餘親發謝書具位某某物若干右

伏蒙尊慈以某發書者名某親違世大官云特賜賻儀禮奠下誠不

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謝謹狀年月日具位某狀上某

位某謹封此與尊儀也如平交即改尊慈為仁私賜為貶去下**慰大官門**
誠字後云謹奉陳謝謹狀無年封皮用面發餘如前
狀○某位姓某右某謹詣門屏祇慰某位伏聽處分謹
 狀年月日具位某狀
慰平交○某位姓某右某祇慰某官謹狀月日具位姓
 某狀

慰人名紙○形如常但題其陰面云某郡姓名慰此與平
用之若平交已下期喪亦用慰狀
大功已下用起居狀相面而見慰

慰人父母亡疏狀鄭儀書止一紙云月日某頓首末云謹奉疏悽愴不次
首一紙無月日末云謹奉疏悽愴不次郡姓名頓首封時取月日者向上如敵體
即此單書劉儀短疏覆疏長疏三幅普凡六紙考其詞理重複如一今參取三本
但尊卑之間語言輕重差異兩若別有情事自當**某頓首再拜言不意**
更作手簡別幅述之若慰遺孫承重者如父母法
凶變先某位奄棄榮養承訃告驚惶不能已已伏惟孝
心純至思慕號絕何以堪居此上尊官也平交已下止云頓首止者
素契改先某位為先丈無素契為先府君母亡云先太夫人先太君無封邑者止云
先夫人亡者官尊即改奄棄侍養為奄捐館舍無官止云奄違色養平交云恭惟降

寺緇博**日月流速遽踰旬朔**或云流邁或云不居或云遽及孟仲季春若
下破此**哀痛奈何罔極奈何不審自罹荼毒**父在母亡
各隨其時**氣**

力何如伏乞平交云伏願**強加餐粥**已葬則**俯從禮制某事役**
所廩在官即云**末由奔慰其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已下但云
職業有守**不備謹疏**平交已下云不
深**伏惟鑒察**用此**某位大孝**言前

自非有悲**月日具位姓某疏上**平交已下可稱郡**某位大孝**
恐不當稱**某位大孝**言前
遠云哀前平交已下云哀次劉岳書**疏上某位**前**具位姓某謹**
儀百日内苦前百日外云服次服前**封**重**疏上某所某位**紙帖姓平

封平交已下用面簽云某位苦次稍尊用**具位某謹封**
儀百日内苦前百日外云服次服前**具位某謹封**
交已下直**具位某謹封**
書姓某官

父母亡答人狀於所尊稱疏於**某稽顙再拜言**平交已下只去言
三年之禮也古者受**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母曰先
甲必拜之不問幼賤**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母曰先
祖父云先祖考**攀號躄踊五內分崩叩地叫天無所逮及日**
祖母云先祖妣**月不居奄踰旬朔**或云遽及孟仲季安厝**酷罰罪苦**父在母亡即日

亡則母無望生全即日蒙恩稍尊云免平祇奉几筵苟存視息

與父同伏承尊慈俯賜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平交云仰承仁恩

情言不能盡降等云遠蒙眷私曲加慰問哀感之深非言可論凡遺父母喪知舊

不以書來弔問是無相恤問之心於禮不當先發書若不得已須至先發當刪此

四句餘親彼雖無書弔問已因書亦當言之但不特發書爾末由號訴不勝隕絕謹扶力奉疏

荒迷不次謹疏月日孤子姓某疏上平交已下云奉狀謹狀父

與父同承重者稱孤孫某位座前閣下謹空平交皮疏上某位孤

子姓某謹封餘如前平重封亦如內

與居憂人啟狀○某啟日月流邁奄踰旬朔安厝卒哭大伏

惟平交已孝心追慕沈痛難居孟春猶寒時隨起居支福支者

毀瘠僅及支梧也稱尊云動止支勝平交云所履降等云某即日蒙恩稱尊伏

乞平交已節哀順變俯從禮制某事役所廢在官末由拜慰

稱尊云造平交云奉其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已下但謹奉狀伏惟

鑒察降等即不不備稱尊已下謹狀月日具位姓某狀上某

位皆如前

居憂中與人疏狀○某叩頭泣血言稱尊已下日月流速

屢更晦朔奄及大小攀慕號絕不自勝堪孟春猶寒伏惟

某位尊體起居萬福降等無尊體字但某酷罰罪苦父在母亡則

無復生理即日蒙恩稱尊云免祇奉几筵苟存視息末由

號訴隕咽倍深謹扶力奉疏云云餘

慰人父母在祖父母亡啟狀若已慰其父則○某啟禍無故

常尊祖考某位無官有契即云幾丈無契即云尊祖考府君奄忽違世

裂何可勝任孟春猶寒未審尊體何似茶縷孝心純至哀慟摧

自寬抑以慰慈念某事役所廢在官末由趨慰其於憂想

無任下誠平交謹奉狀云云如前式○若其人父母已亡則此慰祖父母

加貧病為深自抑割去大孝至孝字狀改痛毒罔極為痛苦改荼毒憂苦為凶變改強

改苦前為座前謹空苦次為足下

七

祖父母亡答人啟狀○某啟不圖凶禍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先妣奄

忽棄背痛苦摧裂不自勝堪專介臨門伏蒙尊慈特賜

書尺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仁恩眷私隨等孟春猶寒亦隨時伏惟

某位尊體起居萬福平交某即日侍奉幸免他苦末由詣

左右展洩徒增哽塞謹奉狀上謝不宣極尊云謹狀

慰人伯叔父母姑亡○某啟不異凶變尊伯父某位伯母

母姑隨時降等改尊為賢奄忽傾逝亡者官尊云承問驚惶不能已已伏惟親

愛敦隆哀慟沈痛何可堪勝孟春猶寒尊體何如伏乞

深自寬抑以慰遠誠某事役云云加

伯叔父母姑亡答人慰○某啟家門不幸幾伯父伯叔母

日幾家姑不言封奄忽棄背摧痛酸楚不自堪忍伏蒙尊慈云云如

無父母者不云侍奉

慰人兄弟姊妹亡○比慰人伯叔父母亡啟狀但改尊

伯父為尊兄亦曰下兄弟曰令弟姊妹曰令姊妹平交已下改為賢若

兄弟姊妹亡答人慰○比伯父母亡答人狀但改幾伯

父為家兄弟曰舍弟姊妹曰小妹改棄背為喪逝餘並

慰人妻亡○比慰人伯叔父母亡狀但改尊伯父為夫

人郡縣君無封即改傾逝為薨逝改驚惶為驚愕改親

愛敦隆為伉儷義重改哀慟為悲悼餘並

妻亡答人○比伯叔父母亡答人但改家門為私家幾

伯父奄忽棄背為室人奄忽喪逝摧痛為悲悼餘並

慰人子姪孫亡○某啟伏承平交已下令于某位姪曰令姪孫

已下為賢無官者稱秀才若有數人須官行第同遽爾天沒不勝驚惶伏惟恭細哀隆深

悲慟沈痛何可堪勝餘並慰人伯叔父母米改覓扣為扣

割

子孫亡答人狀○比妻亡答人慰啟但改私家為私門
室人奄忽喪逝為小子某亡者名也姪曰少姪孫曰幼孫遽爾天折改悲悼
曰悲念餘並同○自叔伯父母已下今人多只用平時往來狀止於小簡言之雖亦可行但裴鄭有此式古人風義敦篤當如此裴鄭又
有慰外祖父母舅姨妻父母外甥三殤及僧尼并親戚
相弔等書今並刪去

擬祖父母父母亡謝人弔賻會葬不行躬謝疏

邱濬曰案世俗既葬之後凡有親戚朋友來弔祭賻葬者其哀子必具衰經躬造其門拜之謂之謝孝有不行者怪責叢焉謂之不知禮遂使居喪者舍几筵朝夕之奉縲然哀經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決旬經月不歸者往往有之此禮行之已久世俗習以為常考之古禮無有也今擬為書一通既喪事後即命子弟遍奉諸親朋之來祭葬者備述所以不躬拜謝之故待釋服之後然後行之謹錄於此以備采取知禮君子既當以禮自處又當以禮處人痛革世俗非禮之禮可也

家禮某稽顙再拜言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

母則曰先妣承重則曰先祖考先祖妣幸而克襄大事皆賴諸親相助之力非親戚則曰諸賢既蒙下弔平交以下則曰臨弔又賜厚奠止有賻則曰賻儀止有奠則曰祭奠逮其送往

又辱寵臨如不送葬去此二句感德良深莫知所報欲效世俗具衰

經踵門拜謝奈縲然重服哀痛在躬遠離凡筵非獨古

無此禮亦恐賢人君子之不忍見也故不敢以俗禮上

瀆高明平交以下去上字伏惟尊慈特賜鑒察哀感之至無任下

誠謹此代謝荒迷不次謹疏日月孤子母喪稱哀子俱亡即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

姓名疏上某位前座謹空平交以下去此二字封皮重封並同前

弔祭文

白虎通德論天子聞諸侯薨使大夫弔之弔辭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

乾學案弔辭之古者宜數賈太傅之弔屈原班孟堅雖東漢人所述弔辭當又在太傅之先也

朱子家禮祭文式○維幾年歲次某干支某月干支越

干支朔若干日干支忝親某官姓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某親某官某公之柩云云尚饗

趙璘因話錄代宗獨孤如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子外伯祖殿中侍御史
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師以書亟召之既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為之遂說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

徐勣筆精未張子詔祭洪忠宣曰維某年月日某官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某官之靈尚饗其子洪邁深感其情今世祭文濫觴可厭使人人如子詔不知省許多紙筆黃云文以足言言以足志如子詔云云不幾於沒字碑乎豈可為制惟武廟祭斬文信曰朕在東宮先生為傳朕即帝位先生為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計嗚呼哀哉則言簡意盡者也

陶潛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筆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臚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

豈吾緇粹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
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
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
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
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
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哀辭

文心雕龍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
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良殉秦百
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
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
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然履突鬼
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

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
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
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
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
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
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
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
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為辭則
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爾
撫言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於靈座之上

曾肇曰墓銘埋之墓
中哀辭刻之冢上

招

楚辭章句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

補注李善以招魂為
小招以有大招故也

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

挽歌

左傳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

徒歌虞殯

疏虞殯者謂啟殯將虞之也今人謂之挽歌

莊子紼謳所生必于斥苦

司馬彪注云紼引柩索也斥疎緩苦用力也引紼所有謳者為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

之也

譙周法訓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斃從者不

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

干寶搜神記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

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

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晞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

於蒿里故有二章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

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者歌之

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哀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

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二

章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

挽歌者歌之亦呼為挽歌

歐陽詢曰挽歌非始於田橫案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對曰四海遐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故譙子曰周閔云蓋高帝召田橫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引柩人銜枚豈樂哀者邪莊子曰紼謳以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若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然譙氏引禮文頗有明據故並存以俟通博

何承天纂文薤露今人挽歌

困學紀聞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於田

橫客也

續漢書禮儀志禮登遐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
 晉書禮志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
 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
 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
 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挽歌摯虞以為挽歌因
 唱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眾雖非
 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
 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有司奏依舊選公卿以下
 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停之○孝武帝太元四年
 皇后王氏崩有司奏選挽郎三十四人詔停之
 續晉陽秋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
 大鈴使左右唱和

陶潛擬挽歌辭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
 人今日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
 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
 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自足一在昔無
 酒飲今日湛空觴春醕生浮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
 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
 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二荒草
 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
 無人歸高墳正岩巖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
 一以闕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
 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
 何能道託體同山阿三
 裴啟語林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疏質

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繼歌之
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
繼之時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
出遊好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宋書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停選挽郎

謝綽宋拾遺錄太祖常召顏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
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方覓果
見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梁書武帝天監元年葬長沙郡王懿給挽歌三部
謝機卿傳機卿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
酒從之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
誕縱或乘露車游歷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北史齊文宣帝喪朝士多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

魏收陽休之等不過一二篇唯盧思道得八篇故時號
八美盧郎

通典唐元陵之制屬三繆練紼於輜輳車為挽凡六紼
各長三十丈圍七寸執紼挽士虎賁千人皆白布袴褶
白布介幘分為兩番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
介幘助之挽兩邊各一紼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
為列執翼品官左右各六人皆服白布禱衣白布介幘
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白布武弁服白襪布謂禱衣無頰緣
並執鐸代哭百五十人衣幘與挽歌同至時有司引列
於輜輳車之前後其百官制鴻臚寺司儀署令掌挽歌
三品以上六行三十人六品以上四行十六人皆白練
禱衣皆執鐸幘

唐書承天皇帝倓追號迎喪既至李泌為挽辭二解述

倓志命挽士唱之
衛國文懿公主薨帝素所愛自製挽歌羣臣畢和
代宗皇后獨孤氏薨詔羣臣為挽辭帝擇其尤悲者令
歌之

程敏政文母王宜人挽詩序略挽詩之作何昉乎左氏之歌虞殯莊生之緇謳
古樂府之蒿里雍露皆是也然考其實乃當時送葬執引者聲之以相其力爾
顧近世為之者異於是閱其人命之不淑則近於黃鳥之詩木於人子所追慕
則近於蓼莪陟岵之詩頌彼之善寄此之哀雖不相知可以請託為之習於見
聞遂成故事不如此則人且有無可用情之譏蓋士夫
之告哀乞詩類於俗人之飯僧追薦勢不能自已也
章懋鄭君挽詩序略挽詩何始乎其做諸古虞殯之歌乎蓋送葬者歌以挽柩
即莊周氏之所謂緇謳者也漢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敘哀以為挽歌厥後
相承遂以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士庶是則哀死之辭而因以為引緇
者之所歌也近世士大夫於故舊交游之喪或相去數千百里不能匍匐往弔
執紼臨穴於是乎有哭之以詩者則非復為挽柩之用而徒以寄其哀耳蓋一
變矣又有孝子慈親不忍死其親而託諸能言之士為詩以哀之則今之挽詩
是矣是又一變也夫以生不相知而哀其死不幾於涕之無從者乎然以孝子
慈親之故不逆其情與其人之平生有足哀者則為是以洩其哀事雖非古其
亦庶乎禮之
以義起者歟
湛若水李氏哀挽詩序昔者琴張有桑戶之歌子貢以為非禮二子皆學於孔
子孔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曰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挽歌可有乎情

有哀樂皆發而為歌故曰其嘯也歌古之哀死有誄有薤露之歌故招魂大招
亦歌也挽歌果可無乎甘泉子曰喪死職哀歌不可有也挽歌不可無也夫挽
者挽也歌者相也大凡舉重必歌以相力憂悲愉佚皆於是焉見之多出於發
憤之所為作也古之君子其生也人愛之其死也人哀之哀之不能無挽挽之
不能無相相之不能無言言之不能無聲聲之
不能無音以成文焉此挽歌之所為作也變也
則齊曰古人挽歌專用之以齊眾力至於今世昇柩者猶歌之辭雖鄙俚亦是
歎人生必死死者不可復回之意非若近世所謂挽詩者父祖物故子孫為之
徧于世之能詩者為之甚至死已數十年猶追為之者失古意矣唐宋以來固
有是作然皆平日交游有契誼之舊有親比之好一旦聞其死而哀傷之自發
於言爾近世作詩者與其人乃至有素昧平生無
半面之識一日之雅者亦皆強作之大無謂也
何孟春曰導輿執纛藉諸永言以助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蒿里等差具在
而漢魏來別為有韻之章唯大臣之喪有之然則今挽詩之作其唯為大臣作
者為有本乎今世士大夫為人作輓詩一聽其子若孫其同產戚屬請託以為
不必相知且厚而頌彼之善寓此之哀不必若人皆章白於世眾所惜者吾不
知其言於何徵涕於何從出而作者習焉為常遂成故事子嘗慨之然則詩之
追輓於大臣者予得而序其真矣生而稱頌於人則沒而見痛悼於人固宜昔
賢有曠百世其久道其墓而獻款數千里其遠無一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弔哭
者詩之所由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自弗能已文子與歎晉原賈生續騷
湘水休文懷舊齊代子昂覽古薤公五咏杜甫八哀下逮宋元技淚揮毫
情各有寄天下後世之所痛悼實在斯文豈獨於一家所戚一時知且厚者而
哉已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五
經書禮記卷第六十五
喪儀節二十九
國恤一
顧命
周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虎臣百尹御事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五
經書禮記卷第六十五
喪儀節二十九
國恤一
顧命
周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虎臣百尹御事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經書禮記卷第六十五
喪儀節二十九
國恤一
顧命
周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虎臣百尹御事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國恤一
顧命
周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虎臣百尹御事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顧命
周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虎臣百尹御事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周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虎臣百尹御事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虎臣百尹御事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虎臣百尹御事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
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昔君

傳集

傳集

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

天命集傳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莫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

殷邦而集大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

命於周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安勸小大庶邦集傳懷來馴擾安南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集傳亂治也威

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

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于威儀爾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

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于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

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

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

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奉

宰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

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具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

致刑措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傳綴衣

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于北

諸葛亮集先主遺詔救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爾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

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承

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番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

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

閒暇應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

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

令卿與丞相

某事而已

魏氏春秋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於御側明帝

執宣王手曰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

朕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言書元帝紀太甯三年八月壬午帝不愈召太宰西陽

王秉司徒王導尙書令卞壺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

庾亮領軍將軍陸暕丹陽尹溫嶠竝受遺詔輔太子丁

亥詔曰自古有死賢聖所同壽夭窮達歸於一概亦何

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爾不幸之日
斂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簡約勞眾崇飾皆勿爲也衍
以幼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昔周公匡輔成
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宗臣之道
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任託付之重同心斷
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於
外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
唇齒表裏相資宜勦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
緝事爲期百辟卿士其總己以聽于冢宰保祐冲幼弘
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甯於九天之上則朕沒於地下
無恨黃泉

成帝紀咸康八年夏六月庚申帝不愈詔曰朕以眇年
獲嗣洪緒託於王公之上於茲十有八年未能闡融

道翦除逋祲夙夜戰兢匪遑甯處今遭疾殆不興是用
震悼於厥心千齡眇眇未堪艱難司徒琅邪王岳親則
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時望肆爾王公卿士其
輔之以祇奉祖宗明祀協和內外允執其中嗚呼敬之
哉無墜祖宗之顯命

南齊書高帝紀建元四年三月庚申帝不豫召司徒褚
淵左僕射王儉詔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
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遭疾彌留至於大漸
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遠能邇緝和內外當令太子敦
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
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

武帝紀永明十一年秋七月戊寅帝大漸詔曰始終大
期賢聖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幾

事重不能無遺慮爾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眾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其下意尙書中是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知復何言陳書天康元年夏四月癸酉世祖崩於有覺殿遺詔曰朕疾苦彌留遂至不救脩短有命夫復何言但王業艱難頻歲軍旅生民多弊無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教未弘便及大漸以爲遺恨社稷任重太子可卽君臨王侯將相善相輔翌內外協和勿違朕意

太建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高宗崩於宣福殿遺詔曰朕爰自邁疾曾未浹旬醫藥不瘳便屬大漸終始定分大復奚言但君臨寰宇十有四載誠則雖休勿休日慎一

日知宗廟之負重識王業之艱難而邊鄙多虞生民未乂方欲蕩清四海包吞八荒有志莫從遺恨幽壤皇太子叔寶繼體正適年業韶茂纂統洪基社稷有主羣公卿士文武內外俱罄心力同竭股肱送往事居盡忠誠之節當官奉職弘翼贊之功務在叶和無違朕意凡厥終制事從省約金銀之飾不須入曠明器之具皆合用瓦唯使儉而合禮勿得奢而乖度以日易月既有通規公除之制悉依舊制在位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鎮五等諸侯各守所職並停奔赴

魏書高祖紀太和二十三年春三月庚子帝疾甚車駕北次穀塘原甲辰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阼詔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爲司空公鎮南將軍王肅爲尙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爲尙書左僕射尙書宋

弁爲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公禧尚書右僕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輔政顧命宰輔曰粵爾太尉司空尚書令左右僕射吏部尚書惟我太祖丕丕之業與四象齊茂累聖重明屬鴻厯於寡昧兢兢業業思纂乃聖之遺蹤遷都嵩極定鼎河瀍庶南蕩甌吳復禮萬國以仰光七廟俯濟蒼生困窮早滅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繼子隆我魏室不亦善歟可不勉之

北齊書孝昭帝皇建二年十一月崩遺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幾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其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表紀之體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

周書明帝武成二年夏四月庚子大漸詔曰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脩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等竝立勳效積有年載輔翼太祖成我周家今朕纘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乃上不負太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啟手啟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於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循理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懷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豕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爲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沒九泉形體不朽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稚未堪當國魯

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
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
矣若克念世道艱難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
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思念此言合萬代稱歎朕稟生
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
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
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
命用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衰麻且以素
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為墳勿封勿樹且
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朕既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
百官司勿異朕此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
悉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案
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內

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昏娶飲食一令如平常
也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盡準此
以類為斷死而近思古人有之朕今忍死書此懷抱
武帝宣政元年六月丁酉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遺
詔曰人肖形天地稟質五常脩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
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罔用所以昧
且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
傾肇開王業燕趙榛蕪久竊名號朕上述先志下順民
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定而民勞未
康每一念此如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軌今邁
疾大漸氣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幾
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上
不負太祖下無失為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

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
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吉卽葬葬
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如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
家

隋書仁壽四年秋七月丁未高祖崩遺詔曰嗟乎自昔
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
將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稱帝王者非一人書軌不
同生人塗炭上天降鑿爰命於朕用登大位豈關人力
故得撥亂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此又是
天意欲甯區夏所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幾留
心親覽晦明寒暑不憚劬勞匪曰朕日益爲百姓故也
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刺史以下三時朝集何嘗不罄竭
心府誠救殷勤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萬

國歡心欲念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邁疾彌留至於
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
化刑政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踰六十
不復稱天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爲身
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旣爲天
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竝懷悖惡旣知無臣子之心所
以廢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若令勇秀
得志其治國家必當戮辱徧於公卿酷毒流於人庶今
惡子孫已爲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
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
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但令內外羣官
同心勦力以此其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但國家
事大不可限以常禮旣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

勞改定凶禮所須纔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諸州
總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職不須奔赴自古哲王因人
作法前帝後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
宜依前敕修改務當政要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
明英宗實錄天順八年正月己巳帝大漸召皇太子及
太監牛玉傅恭裴當王順周善至榻前諭之曰自古人
生必有死今朕疾已深儻有不諱東宮速擇日即皇帝
位過百日成昏皇后錢氏名位素定當盡孝養以終天
年德王等王俱與善地俾之國殉葬非古禮仁者所不
忍眾妃不要殉葬斂時須沐浴潔淨棺內裝用袍服繫
腰繚環皇后同東宮 帶皮鞋者易以繚鞋衣服不
須多縱多亦無用擇好地建陵寢皇后他日壽終宜合
葬惠妃亦須遷來以後諸妃次第耐此言俱遵行毋違

孝宗實錄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帝大漸曉刻遣司禮
太監戴義召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甚急至乾
清宮東煖閣御榻前帝燕服坐龍牀御榻上健等人至
牀上榻前叩頭問安帝曰熱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
布拭舌既乃曰朕嗣祖宗大統一十八年今年三十六
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起健等跪奏曰皇上偶違和何以
遽言及此臣等仰觀聖體神氣充溢萬壽無疆幸寬心
調理帝自叙即位始末甚詳欲有所紀錄於是太監扶
安李璋捧紙及硯義執朱筆跪於榻前陳寬蕭敬李榮
俱跪於牀下帝命義書於片紙曰朕昔侍太皇太后宮
闈及長蒙先皇厚恩選配昌國公張巒女爲后於弘治
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誕生皇子册爲皇太子正位東宮
年已長成主器昏配不可久虛禮宜擇配可於今年舉

行皆逐句宣授間有改易粲然成章書訖上執健手又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先生可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皆飲泣對曰東宮天性睿智今年儘勤學望聖上寬心息慮以膺萬福語久玉音漸清反覆告諭若不忍釋前後數百言不能悉記謹識其大者如此時距升遐一日而聖諭諳切神思不亂蓋聖性之涵養有素故終始之際一得其正云帝召皇太子至前面諭曰朕不豫皇后與東宮做禮儀悉從先帝遺典祭用素羞東宮務遵守祖宗成法孝奉兩宮進學修德用賢使能毋怠毋荒永保貞吉

穆宗實錄隆慶六年五月己酉帝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左右奏召輔臣至帝倚坐御榻上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於左拱等跪於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是時上疾已亟口雖不能言而熟視諸臣頷之屬託甚至蓋自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也
光宗實錄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甲戌帝召見輔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惟賢尙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於乾清宮諸臣問安畢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策儲原卜期宜移近早竣吉典以慰聖懷帝目顧今上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

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工有次第對帝指自云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緊要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輔臣奏鴻臚寺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出可灼至同進診視具言病及治法甚合上喜甚命進藥諸臣復出令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輔臣一燦言其鄉兩人同用此丸一損一益非全藥禮臣如游言此大有關係未可輕易而乳媪至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上飲湯輒喘逆藥進乃受上喜甚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少頃中使傳言聖體用藥後煖甚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欣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未可灼出輔臣邀詢之可灼言上恐藥力竭欲再進一丸諸臣言不宜驟上令中使傳趣益急因再進

訖輔臣亟問藥後何狀云聖體傳安如前先是可灼來問門言有仙丹欲具本進輔臣出所具問安揭中有進藥宜慎及不效傷害等語遂諭之去是日早輔臣恭視篆大行皇帝册寶兩內監在云有鴻臚寺官李某在思善門具本進藥輔臣答以難信俄蒙召見蓋可灼時從諸御醫往來思善門中使徧聞以達於上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是日仍以問安賜諸銀幣燒割可灼與焉次日五鼓內宣召急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天矣蓋九月一日也

嗣天子奠殯即位

商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傳此湯崩踰月

太甲即位奉嗣王祇見厥祖

傳居位主喪

侯甸羣后咸在百官

總已以聽冢宰

傳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

訓于王 傳湯有功德之祖故稱焉○疏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成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喪於殯斂皆名為奠虞耐卒哭始名為祭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爾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爾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則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于先王是特設祠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周書顧命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倬爰齊侯呂伋以二千

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也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幸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王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極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聞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傳命史為冊書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集傳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辰綴衣 疏王乙丑九日矣鄭云蓋大斂之明日也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衣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集傳狄下土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

也喪大記狄人設黼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
黼問南嚮敷重篋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
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

之前 集傳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
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藩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
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
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
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
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案所陳
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

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

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

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集傳弁
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
堂廉曰祀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戣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
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鉞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
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戣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
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
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
朝數刻而周盧陛楯或環以椎埋歸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

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疏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
敢當主也蟻蚘蟬也此蟲色黑故知蟻裳色
玄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集傳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齊升也
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
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
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
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

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

王册命 疏彤赤色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為纁言是常祭服也
吉事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
太史持册書顧命欲以進位故與王同升○集傳太史宗伯也彤裳也太保受遺
太史奉册太史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
以酌酒者增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
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册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
升蘇氏曰凡王所
命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

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集傳成王
書之册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
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下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
循大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
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

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

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

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推託於不能也顧乃

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

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願命○疏王受册命之時立於

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策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

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

兩楹之間酌酒乃於齋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酌地而

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

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齊至齒與再

拜○鄭云宿即肅也各用一進○集傳宿進爵也祭太保受同降

祭酒也咤與爵也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傳半圭曰璋臣所

祭報祭曰酢○疏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節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

所酌酒至齋東南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極云已傳願命訖王則答

拜拜極尊所受命○集傳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

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瓊裸尸太宰執璋瓊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

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

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疏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極如王禮但一祭而

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嚙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

拜白極以事畢王又答拜拜極敬所白○集傳以酒至齒曰嚙太保復受同以祭

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

方在喪疾欲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其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集傳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

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傳出畢門立應門

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傳一公為一伯

侯隨其方為

皆布乘黃朱傳諸侯皆陳四黃

二臣衛敢執壤奠傳賓諸侯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

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傳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

事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在太

保之上於時太保領家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

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傳家宰暨司徒皆共

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

恤西土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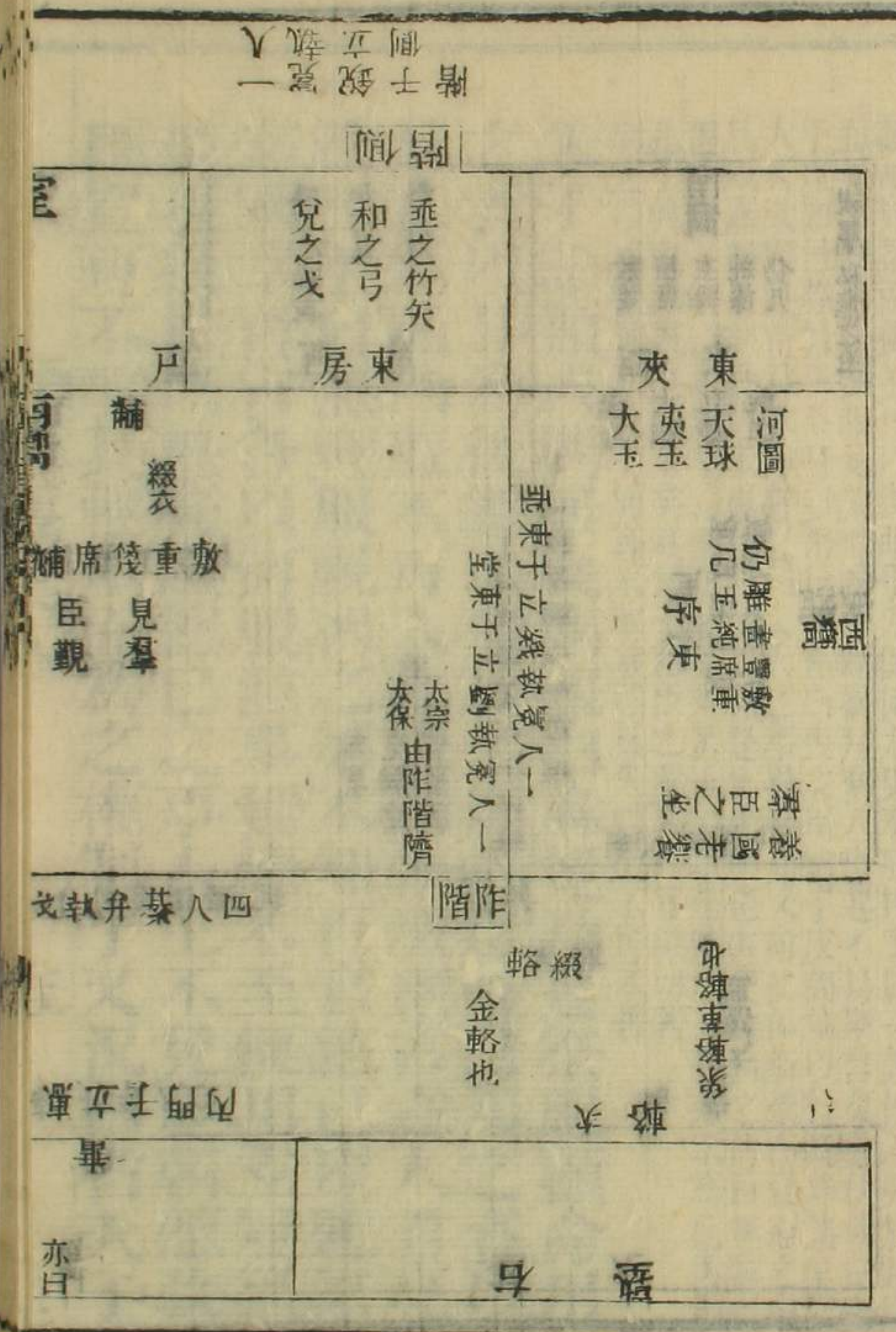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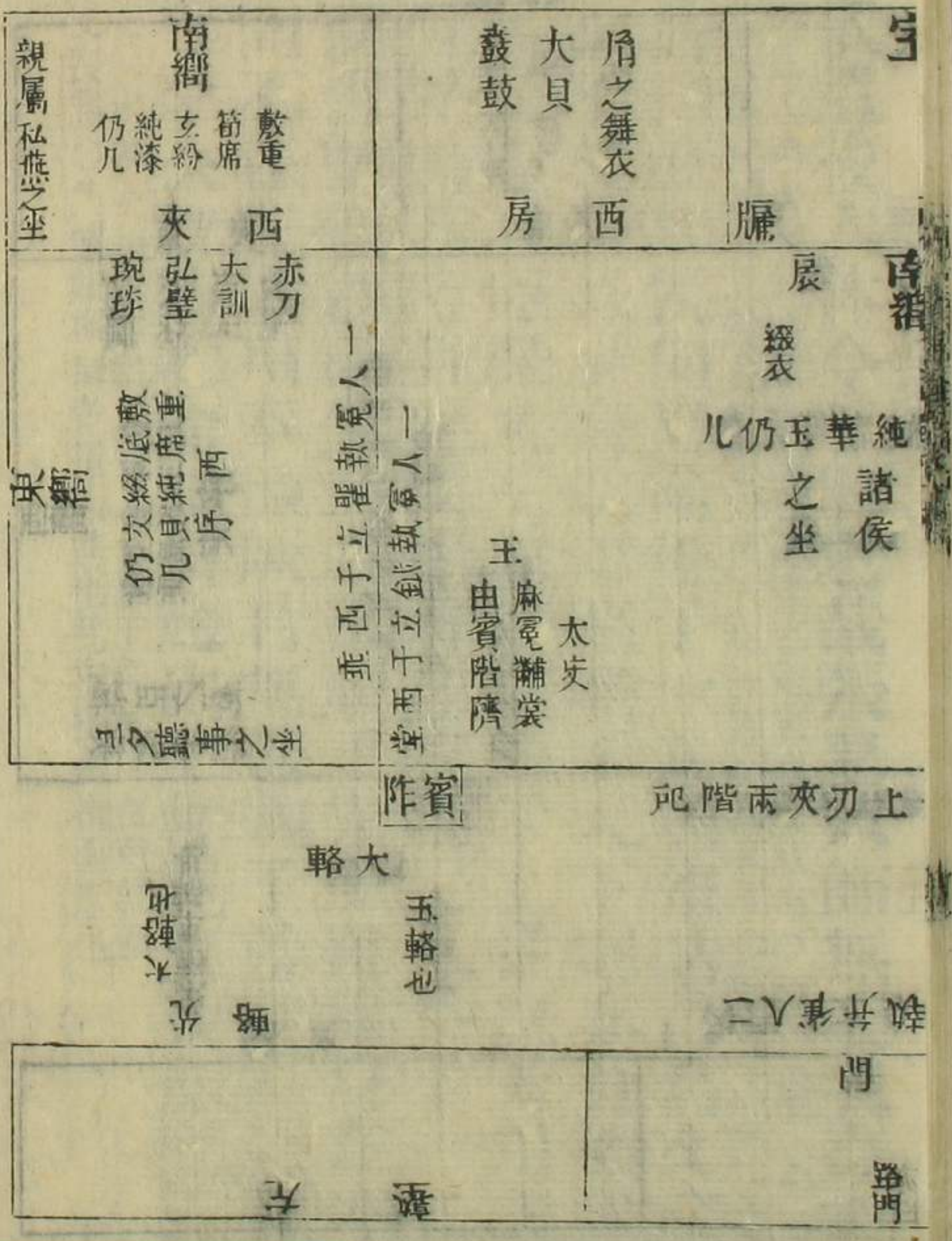
○疏美聲近猷故訓之為道

實禮通考卷六

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
傳言當張大六師之眾無壞我高祖之祖
寡命傳言當張大六師之眾無壞我高祖之祖
之大事在於強兵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曰美文王少及之故曰寡
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詰昔君文武
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
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
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
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傳無自荒怠遺我推子之羞辱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諸侯亦反喪服○集傳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
自謂也
諸侯亦反喪服○集傳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

顧命圖





右出黃鎮成尙書通考

讀禮通考卷六十六 十四

蘇軾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乎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其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朱子語類或問居喪朝服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為後繼統事於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第不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蒞事爾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己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為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

禮記卷六十六

左

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爾○又或問康王釋喪服而被冕裳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禮之失何也對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爾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奉嗣王見厥祖固不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乾學案伊訓祠于先王是冢宰攝行奠殯之禮而康王親受同祭咤鄭氏言太甲踰月卽

位而康王受册度在成王崩後八日蓋商周之禮已微有不同顧命所載乃周公所制也蘇氏議康王失禮謂當用喪服受册見羣臣是輕議周公也可乎哉至引喪服行冠禮及叔向對子皮之語尤爲比擬失倫夫冠禮通乎士庶因喪而變自無不可若夫子皮欲見新君子產已知其非易服見賓乃必無之事子皮聊以謝客爾卽位何事乎而可以同日語哉朱子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斯言得之矣

葉夢得曰天子卽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踐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封內三年稱子緣臣子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

公即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即內朝以見諸侯禮歟諸侯踰年而朝廟即
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
吉服不可為凶事則凶服不可為吉事亦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
說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云云是重受弔也古人謹於
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
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
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
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
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則不可以為非禮則亦不可傳及
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為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
萬世之變也

呂祖謙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
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
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
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歿伊尹遽借羣后侯甸訓太甲
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於居憂之時乃疑康王
受召畢諸侯之戒於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為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
不若衰世之陪臣邪
陳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嘗疑之某嘗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乎東坡
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
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
乎殆哉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破之冕
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
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子奪禪天

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

董鼎曰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乃在三祀之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乃太甲

居仲王之喪伊尹攝政則祭於湯廟者伊尹也按此證恐未為安

陳樸曰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葉呂陳氏之論出於達權守經合禮之正而不可
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懲創於往事
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措重周密徵召會集翁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
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
率西方諸侯入左率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召於既崩之餘翁集於一旬之內可
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
辭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復齋援伊尹事謂祠先王者伊
尹攝行固然矣然奉嗣王祇見厥祖即其下一句不知伊尹奉太甲廟見成湯
其凶服乎抑吉服乎證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答潘
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前孰後爾莫若兩存之
張邦奇曰康王之誥王釋冕反喪服王以麻冕黼裳見諸侯蔡傳引蘇氏之說
以為非禮是也然有可疑者夫召公畢公皆盛德至於喪禮則周公制之成王
行之已有故事畢召曷為倡此非禮之舉哉朱子亦具二說其一以為天子以
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義亦未安天子以國為家則先君之喪
正不得以為己私服也堯之崩四海遏密八音是故天子者天下之共主其崩
也天下宜共喪焉嗣王且不得私其父而況可以其服為己私服乎葉氏以為
畢召監成王之初三監淮夷殷民之變故權一時之宜以正君臣之分亦有可
疑者使康王以凶服見諸侯君臣之分未始不正也曷為其必以嘉服哉是皆
不可得而曉矣或者又謂古者天子諒陰三年不言而康王旬日之間輒有報
誥蓋世降之殊禮從而變亦非也夫康王報誥乃求助於羣臣烏害於言哉

春秋文公八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安國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案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於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葬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經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案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羣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編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何濟川曰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喪服焉黃幹曰人君即位之別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若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書元年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帝乃殯落三載四海過密入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蓋有未殯而踰年者矣汪克寬曰文定及九峰蔡氏皆以即位之事冢宰攝告廟攝臨羣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而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為己私服其意蓋欲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竊詳春秋以前必有攝告廟臨羣臣之禮故孔子言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而書有伊尹祠於先王之文苟太甲位政則伊尹不得祠先王矣然春秋諸侯皆踰年朝廟改元而命大夫聘問鄰國或以吉服躬蒞會盟侵伐之事漢以後不待踰年而即位矣賈誼謂植遺腹委裘而天下不亂豈古者典禮素明綱紀素定而大臣之攝即位不致生變歟國君即位之禮後世雖無傳然昭公十年諸侯之大夫葬晉平公既葬諸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未之見則春秋諸侯喪禮猶未盡廢也

定公八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注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注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即位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注諸侯五月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

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注兩楹之間南面之君聽治之處內之

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

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

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

不敢況臨諸臣乎注以輕喻重也雖為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周人有

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

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

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注周道尚明無愧於不往君至尊

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乾學案春秋二條雖諸侯之禮而諸儒所述

伊訓顧命皆天子之事而正棺兩楹之間又

後世柩前即位之儀所從出也并次於此備

觀覽焉

後漢書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

子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

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

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

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合羣臣

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

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

安帝紀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殯于崇德前殿

年二歲

安帝紀帝肅宗孫父清河孝王慶延平元年慶始就國

鄧太后特詔留帝於清河邸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

軍鄧騭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齋

於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羣臣陪位引拜

帝爲長安侯皇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豈意卒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惟長安侯祐質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詩論篤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於祐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其以祐爲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禮儀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祐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適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哉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卽皇帝位

乾學案成王以乙丑崩癸酉康王卽位相距九日鄭氏曰天子七日而殯於死爲八日癸酉殯之明日也穀梁傳曰正棺于兩楹之間而後卽位范甯曰先君未殯嗣君不得卽位蓋奠殯而後卽位實古制也漢人天子嗣世必進尙書顧命蓋有意法古矣然厯考史傳若惠帝繼高祖文帝繼惠帝宣帝繼昭帝哀平以後制於賊莽以及順帝繼安帝沖質桓靈獻以次相繼或有故而變常或自外藩徵入皆不可律以典制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丁未景帝卽位差爲近古然大行已出葬嗣君不得受命於殯又非矣武帝以丁卯崩於五柞宮入殯未央宮戊辰昭帝卽位受命於

殯矣而殯期又迫至於武帝明帝章帝和帝
殤帝沖帝皆以大行崩日卽位非治殯之草
略則捐殯而見羣臣皆非禮之尤者也若宣
帝以甲戌崩癸巳元帝卽位相距二十日元
帝以壬辰崩己未成帝卽位相距二十八日
成帝以丙戌崩丙午哀帝卽位相距二十一
日又病於太緩愚謂古人奠殯卽位凡有二
意一則附身之事經營未畢則孝子之心不
能以卽安故雖君命有所不赴必無遽臨羣
臣之理一謂尸未入柩則故君猶在尸旣入
柩則故君已亡是以未殯而先卽位與旣殯
而緩卽位者皆非傳受之正也三代之制至
漢已不可問矣

陳書陳高祖永定三年六月丙午崩遺詔徵世祖入纂
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書省皇后令曰昊天不弔大行
皇帝奄棄萬國諸孤藐爾及國無期須立長王以甯寓
縣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禧體自景皇屬惟猶子建殊
功於牧野敷盛業於戡黎宜奉大宗嗣膺寶錄未亡人
假延餘息嬰此百罹尋繹纏綿興言感絕世祖固讓至
於再三羣公卿士固請其日卽帝位於太極前殿
魏書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
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
陽殿哭踊久之欲須明乃行卽位之禮崔光曰天位不
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于東序領軍將
軍于忠黃門郎元昭扶太子西向哭十數聲止光捧册
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用袞冕之服御太極前殿光

等降自西階夜直羣官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馬端臨曰案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遵短喪之制廢諒闇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即位之禮不復聞大槩於衰經之中行嗣服之吉禮矣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其日惠帝即位則在崩後二日蓋西都人主皆預為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命以代行柩前即位而歷代遵之說者謂神器不宜久虛若侯喪後即位如惠帝已遲故三公奏引尚書顧命既殯而即位其時閉城門宮門勒兵嚴宿衛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書夜行陳至嗣皇踐阼乃始解嚴蓋為宗社大計不能待葬也今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母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位乎孝文賢主力隨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冲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攸行而有此過舉魏德告終有由矣

乾學案顧命為天子顧託大臣輔佐嗣君之命冊度則大臣傳遺命以告於嗣君者漢人策命當即冊度之意而史不傳其文獨安帝卽位有皇太后策而陳文纂統亦有皇后令

雖非大行顧命亦可髣髴知其體裁矣

舊唐書苗晉卿傳玄宗崩肅宗詔晉卿攝冢宰上表固辭曰臣聞古者殷高宗在諒闇之中百官聽於冢宰更無事跡但存文字且一時之事禮不相沿今殘寇猶虞日殷萬務皆緣兵馬屯守討襲善算良謀立勝擒敵陛下若行古之道居喪不言蒼生何依百事皆廢伏讀國家起居注亦於禮部檢見舊敕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位之日皆有國哀視事不輟以為君臨天下難徇常情今遺詔有處分皇帝宜三日而聽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則無冢宰遵大行皇帝遺詔便合聽朝萬姓顛顛不勝大願伏惟陛下知理國之重順人心之切以義斷恩從宜無改今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心昏貌朽皆以疾病事有急速斷在須臾凡聖不同豈合受詔陛下發

哀已五日矣願進遺詔聽政則四裔萬國無任悲幸肅宗時疾彌留覽表殞絕乃許數日肅宗晏駕代宗踐阼又詔晉卿攝冢宰晉卿上表懇辭曰臣以昔者天子居喪之時百官聽于冢宰者蓋君幼小御極事殷情理當然沿革不一今古異同而周武漢文合於通變垂範作則可舉而行又士或墨衰時遇金革豈非銜恤謂義在斷恩且百善之至無加於孝也其有容瘁心絕指景悼生此匹夫守節之常情殊王者嗣續之大計昨二十日陛下於大行皇帝柩前卽位是承先帝遺顧之言亦前代不易之典則知所略不爲害所存是適權防威滅端所利者大陛下因心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劬勞之恩申罔極之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但以一日之內萬務在中須達宸聰始成國政百寮萬姓及僧道者壽等相

顧聚言以臣老且無能愚豈測聖況久無居攝臣不敢奉詔特乞陛下遵遺命三日而聽政臣博聽眾情不勝懇願伏望割痛抑哀則天下悲幸上號泣從之

乾學案天子居喪大臣攝冢宰唐時尚有其制錄之以備一代之典故然自殷高宗以來載諸史策者周公霍光而下亦僅見此而卒未行也

唐順宗實錄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上卽位太極殿册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

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
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
奉册卽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以熙庶功無
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
能言德宗憂感形於顏色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
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
爲之涕泣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
宮安否朝臣憂懼不知所爲二十三日知內外憂疑
紫衣麻鞋不俟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
二十四日宣遺詔上衰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卽位以檢
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護山陵使中丞武元衡
爲副使宗正卿李紆爲案行山陵使刑部侍郎鄭雲逵
爲鹵簿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

易月而皆三日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有或違
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
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甯萬國不許二月癸
卯朝百寮於紫宸門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
懼焉願得覩聖顏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
唐鑑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
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倉猝召翰林學
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
所立尙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
冢適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
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
之大臣王崩太保命仲恒南宮毛傅爰齊侯呂伋以二十戈虎賁百人逆子釗
于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眾也然則古之立君
者惟恐眾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

人載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
也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
以為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
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為諱以後嗣為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
禮者也順宗為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彌留
中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
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高宗以下無
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
置繫於宦者大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
有趨高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永鑒

乾學案唐太宗五月己巳崩於含風殿以羽
檄發六府甲士四千衛皇太子入於京師六
月甲戌即皇帝位於柩前高宗十二月丁巳
崩於貞觀殿遺詔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皇
太子即皇帝位肅宗四月丙寅崩於長生殿
乃迎太子見羣臣於九仙門明日發喪己巳
即皇帝位於柩前代宗五月辛酉崩癸亥皇
太子即皇帝位於太極殿憲宗正月庚子崩

辛丑遺詔皇太子即位於柩前司空兼中書
令韓弘攝冢宰閏月丙午皇太子即位於太
極殿戊申始聽政穆宗正月壬申崩癸酉門
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攝冢宰丙子皇太子
即位於太極殿二月辛巳始聽政敬宗十二
月辛丑崩乙巳江王即位於宣政殿戊申始
聽政武宗疾大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
贄立光王為皇太叔三月甲子崩光王即位
於柩前四月乙亥始聽政宣宗八月癸巳崩
立鄆王為皇太子癸巳即位於柩前庚子始
聽政懿宗七月辛巳崩立普王為皇太子辛
巳即位於柩前八月癸巳始聽政諸帝即位
皆在大行殯後有遺詔又每以大臣攝冢宰

鬃髯古制矣而順宗實錄出於昌黎集視諸
帝為尤詳其遺詔朱子以為即古册度之類
備載之以資參考惟聽政之期不待除服是
不可解杜氏以為漢人舊制三日聽政未知
何據也

臣皆朝服表賀帝免賀班詔於承天門及天下以來年改元退乃斬衰越二十
七日素冠麻衣經以臨朝退則斬衰三年何也曰尊天命也故既殯麻冕黼裳
以即位康王之所受顧命也夫宅憂諒陰使宰聽政不行已久矣視事而素
冠麻衣經退則衰服亦義起也故宋元晦亦取之夫不可曠年無君也故定位
於既殯不可一年二君也故改元於來年故春秋王侯初喪之年不稱君求購
求金不稱使定公元年夏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沈子曰正
宿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羣臣乎數
日而葬葬畢即位西漢之禮也始死不待旦而即位後魏崔光之議也
閻若據曰蘇氏曰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固為守經之言
案之於禮亦未盡然也何則喪三年不祭矣若既殯後天地社稷之祭猶越縹
而行事蓋不敢以卑廢尊漢志引古文伊訓以為太甲當喪越縹行事是其證
也郊之口喪者不哭不飲不食不飲不食不飲不食不飲不食不飲不食不飲不食
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即吉以聽命乎上其嚴於事天如此推之於地與
社稷一歲之間蓋不啻變舉之服亦屢屢釋矣先王豈謂其薄哉蘇氏曰太保

使太史奉册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
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子案朱子謂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故漢唐
君臣亦皆吉服董真卿謂太子即位禮有四一始死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到
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一既殯正繼體之位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然
則王麻冕黼裳入即位乃諸君初即位之禮身為天地社稷之主上重祖
宗世繫之重蓋國大事莫踰於此縱親親喪猶向所謂卑者爾其可不如事天
地社稷者而一暫釋其服邪蘇氏一則曰諸侯哭再則曰王哭案曾子問君薨
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啣大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禱冕執束帛升自
西面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註曰謂有事宜清靜也夫世子始生繼體有人尚且
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真卿繼體位而又追述先王册命以告之而必以哭從事
邪則又蘇氏
之未深考也

新君謁廟

南齊書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
嗣君即位竝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
丞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
册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
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
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

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則隆周合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竝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卽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爲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爲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竝皆謁廟旣同有烝嘗何爲獨修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已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

駿奔萬國奏可

南史沈文阿傳陳文帝卽位尅日謁廟尙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卽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

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
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
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
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歡
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維新之禮乎且周康
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
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
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

乾學案嗣王卽位奠殯見於殷周之書者章
章可據矣自秦至六代蔑爾無聞馬貴與言
西漢人主嗣位見高廟其儀亦不傳至齊永
泰初徐孝嗣始請廟見旋即停罷陳始有卽
位謁廟之禮見於沈文阿傳陳之告廟雖

於殷周之奠殯然亦猶其遺意也故因類而
附著之

宋史禮志孝宗卽位擇日朝享太廟禮部言牲牢禮料
酒齊等物竝如五享行之紹熙五年甯宗卽位時有孝
宗之喪閏十月浙東提舉李大性言自漢文帝以來皆
卽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閱三月未嘗一至宗廟行禮
鑾輿屢出過太廟門而不入揆之人情似爲闕典乞早
擇日恭謁太廟乃詔遵用三年之制吏部員外郎李謙
請以來年正月上日躬行告廟之禮禮寺以爲俟皇帝
從吉討論施行

文獻通考案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
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
宗廟是也如卽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

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朝唯孝宗光宗以親受內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然自以日易月之制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嗣位告祭一事以爲不可行乎

乾學案伊訓顧命但云奠殯無謁廟之事蓋古制喪三年不祭不應入廟諸家每引周頌閔予小子詩據詩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鄭箋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孔疏此朝廟早晚毛無明說王肅謂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是成王朝廟乃在三年喪畢之後與夫初喪奠殯事不

侔矣惟昭成哀三紀卽位之下卽書謁高廟可知漢人已有此失禮之舉但不知其失始於何時也○再案家禮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二而嗣立周公居家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旣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是成王未除喪已朝祖矣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六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七

經禮禮部儀制學教習庶堯 大禮會典統制副總裁胡總裁蔡乾學

喪儀節三十

國恤二

周大喪儀

喪大記疾病君徹縣

注天子宮縣

○君夫人卒於路寢

注言死者必於正處也

曲禮崩曰天王崩

注史書策辭

右初崩

周禮天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劉韓曰王之衾冕生常服之奉享于太祖之廟王之太常生常建諸玉路乘於四郊以奉祀者也及其始喪則用以爲復而莫測其神魂奚往也故或以其服或以其乘或以其建或之其所往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安者或用其所

于太廟復于四郊祭僕復于小廟隸僕復于小寢大寢也

禮記通考卷六十七

夏官祭僕大喪復于小廟

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天官玉府大喪其復衣裳

王昭禹曰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冕服則司服之所掌玉府言復衣裳者冕服掌於司服而藏於玉府

春官司服大喪其其復衣服

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注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常有事○疏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寢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之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

曲禮復曰天子復矣

注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

喪服小記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

名婦人書姓與伯仲

疏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天子書銘於太常諸侯以下各書於旌旗此並殷禮周世則復曰臯天子復矣

右復

周禮地官鼓人大喪則詔大僕鼓

注始崩及變時也夏官大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

注戒鼓擊鼓以警眾也疏四方以鼓聲傳達而聞之也

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

注平者正其職與其位○疏司馬之屬有司士士羣吏王喪不得使司士故司馬平之

司士大喪作士掌事

注事謂奠斂之屬易祓曰作士掌事如奠遣之類天官宰夫天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

注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辨春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

注相詔王禮也秋官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注大喪所前或嗣王○疏言或者大喪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

地官師氏喪紀王舉則從

注舉猶行也○疏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鄭伯熊曰王之出入起居無不與知隨事而將順正救之則達善於萌止惡於微過宜寡而德易成

春官世婦凡王后有擗事於婦人則詔相注拜拜謝之也喪大記曰夫人亦拜

寄公夫人於堂上○疏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為大喪而拜

王昭禹曰王后有拜事於婦人唯大喪而已

雞人天祭祀夜嘑旦以詔百官注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也凡國

之喪紀亦如之

夏官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注非常之難要在門

○疏大故謂兵災大喪謂王喪非常之難須警備故云要在門

鄭鑿曰若有大故其所防者尤當致嚴又守王門資之以衛至尊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注葛經武士尚輕○疏臣為王賁賤皆斬衰麻經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

地官大司徒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

不行於天下注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

史浩曰致民於王門備不虞也

夏官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

唯有節者達之注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疏喪謂王喪

易破曰守以道路為急阻以道路而後險為可恃使內外無禁往來不察而姦偽者邪隱者物之犯禁者人之有罪奇衰者或得乘間而入雖險猶無險也

檀弓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注疏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

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

右戒臣民

周禮夏官射人天喪與僕人遷尸注僕人大僕也

黃度曰射人大僕皆法度之事

鄭鑿曰大喪之禮初無與於射而掌於射人取其射之法儀而已

天官玉府天喪其角枕角柶注角枕以枕尸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

幕人大喪其帷幕帟綬注為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

王昭禹曰大喪共帷幕帟綬而不共幄則王方宅喪無事於幄以帷幕帟綬共張喪柩而已

地官委人喪紀其其木材注木材給張事

乾學案以上兩條陳殯具條通用

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注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

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注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疏周禮

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

喪大記始死遷尸于牀幘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

角枳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右遷尸楔齒綴足帷堂

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

注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僇去云爾○疏此謂天王崩遣使告天下萬國之辭也

右命訃

周禮春官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

注序使相次秩○疏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

若然則內命婦於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

內宗大喪序哭者注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

天官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序哭者亦如之

注帥

猶道也后哭眾之次序者乃哭

王昭禹曰大喪外宗序內外朝暮哭者九嬪亦從后帥之

夏官司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

注守官不可空也

易被曰不以喪而廢其職

喪大記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

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

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檀弓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右哭位

周禮天官小宰喪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

疏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禭幣

王之

周禮春官司常大喪共銘旌

右受含禭幣玉

注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疏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

則以縮長半副頰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案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案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

右為銘

周禮春官鬯人大喪之大泚設斗其其鬯也鬯尸以鬯酒

使之香美者○釋文斗依注音主

鬯人大喪之泚其其肆器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設牀禮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

黃度曰肆器蓋所以盛沃鬯非陳器盤之屬

肆師大喪大泚以鬯則築鬯注築香草煮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也○疏小宗伯大喪以鬯泚則肆師與之

築鬯金香草和鬯酒以浴尸使之香也

天官典絲喪紀其其絲纁組文之物注以給線縷著肝口其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疏此鄭並據士喪禮而言以給線縷者謂所裁縫皆用線縷釋經絲也著肝口其握之屬者釋經纁組也案士喪禮握手玄纁裏著組繫案喪大記屬纁以俟絕氣內赤謂之文纁人職文繡之屬亦用絲故連言之

王昭禹曰喪紀有用絲以為纁有用纁以充衣襦或用組文以為物之飾

內司服后之喪其其衣服凡內具之物注內具紛帨線纁擊表服者正謂襲時十一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及內具之物也案內則婦事舅姑有紛帨線纁擊表故死者入壙亦兼有數物又有刀礪小斂之等故云之屬以總之也

王昭禹曰內司服所掌主以共后故生也共其所服及其死也亦無以異於生凡內具之物則后生所用紛帨線纁之屬亦共之此事死如事生之意

乾學案以上兩條下陳小斂大斂衣皆通用

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注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尺漆亦中○疏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之周制故鄭君依而用之周謂之夷槃漢謂之大槃

王昭禹曰夷傷也冰槃曰夷槃移尸於堂曰夷堂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皆以哀傷為主

春官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注飯玉碎玉以糝米也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

是璧形而小爾

天官玉府大喪共含玉

地官舍人喪紀共飯米注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粢皆四升實者唯盈○疏差率而上則天子

飯用黍也

雜記天子飯九貝注此蓋夏時制也周禮天子飯舍用玉○公襲卷衣一玄端一

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襲衣一朱綠帶

申加大帶於上注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

喪大記舍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

大夫士一也

右陳沐浴襲飯舍之具

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泚注大肆始陳尸伸之

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泚尸相飯注肆鬯所為陳尸設鬯也

小祝大喪贊泚注泚謂浴尸也

天官女御大喪掌沐浴注王及后之喪

大宰大喪贊舍玉注助王為之也

喪大記君沐梁注君沐梁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右沐浴舍飯

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其其斂衣服疏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士三十稱

地官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牛牲疏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奠祖

奠人遣等皆有牲牢鄭錫曰牲取可以為禮足矣致飾然後用何哉蓋文有餘而物不足失之偽物有餘而文不足失之野欲華實相副則飾不可闕

牛人喪事其其奠牛注喪所薦饋曰奠

圉人喪紀其其生獸死獸之物王氏曰獸人共生獸死獸圉人共生獸死獸者獸人所共田獵所罾圉人所共囿游所牧其物若麋鹿熊蹯之類

天官獸人凡喪紀其其死獸生獸注其其完者

劉錡曰四時之田所獲生獸則圉人牧之於囿及其將用獸人取之於囿以共焉其死而未共者則入於腊人

言前卷之二
六
腊人喪紀其其脯腊凡乾肉之事疏凡獸入於腊人是其不完者

斂人喪紀其其魚之蠶薨注蠶生也薨乾也

醢人凡祭祀其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

王昭禹曰薦羞皆進也

乾學案以上七條大斂奠至祖奠遺奠通用

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君以篋席注篋細葦席也下有莞○小斂布絞

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

乾學案小斂之衣君與大夫士皆十有九稱

注疏謂法天地之終數則天子亦十九稱與

君無襚注無襚者不陳不以斂○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注取猶受也

○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注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

右陳小斂衣奠

周禮春官小宗伯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注執

事大祝之屬

大祝大喪贊斂

喪大記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小斂之衣祭服不倒○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自小斂以往

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鋪絞紵踊鋪衾踊鋪

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紵踊○斂者既斂必

哭

右小斂

周禮春官大祝大喪徹奠疏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為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

右徹始死奠

周禮夏官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

分以日夜

注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火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疏禮未大斂代哭者未殯以前無問尊卑皆哭不絕聲大斂之後乃更代而哭亦使哭不絕聲大夫以官士親疏代哭人君尊又以壺爲漏分更相代也

易故曰守之以水均其晷刻之多少守之以火知其漏箭之遷易

喪大記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

右代哭

周禮地官委人喪紀其其薪蒸

注薪蒸給炊及燎也

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其墳燭庭燎

注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

所以照眾爲明○疏大事謂若大喪紀大賓客之事庭燎在大寢之庭

喪大記君堂上一二燭下二燭

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疏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

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右設燎

周禮春官典瑞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

注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駟讀爲組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疏六玉與王爲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爲陽腹爲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爲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

王氏曰六物皆爲渠眉璧琮又疏焉

劉氏曰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故其斂也以禮天地四方之玉器爲之

喪大記大斂於阼君以篋席○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

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

疏君百稱天子

上疏君百稱天子○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

注褶裕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

右陳大斂具

檀弓君卽位而爲椁歲一漆之藏焉○天子之棺四重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柅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右設棺

周禮地官舍人喪紀其熬穀

疏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

天官幕人大喪其帷幕帟綬

注張帟樞

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

注承塵

春官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蒲純

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

注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

玄謂柏梓字磨滅之餘梓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燾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

精氣合

右陳殯具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注吉事王祭宗廟祿於室饋食於堂釋於祔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

禮略

項安世曰柏敦恐是器若王敦之類敦以承黍稷

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右大斂

王制天子七日而殯

檀弓天子之殯也菽塗龍輅以棨

注菽木以周龍輅加棨而塗之天子殯以輅車畫轅為龍疏

菽叢也謂用木菽棺而四面塗之龍輅者殯時輅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以棨者亦題湊菽木象棨之形

加斧于棨上畢塗

注斧謂之輔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繡幕加棨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疏

天子之禮也

周禮天官甸師喪事代王受青菽

注黍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

不遲於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青菽俾後殃

史浩曰人過曰青天降曰哉國有青哉
王當祇畏以修德引咎以歸己故曰受
鄭伯熊曰國有大變毋乃泰盛不綱鬼神弗享與夫何使至於斯於是時也新
王在疚欲請命於神祇而身受譴罪不可得也故使甸師代行焉非謂使甸師
受青哉於已甸師掌耕王
藉其齊盛者也故司其事

春官大祝大喪言甸人讀禱注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
事代王受青哉大祝為禱辭語之使以

禱於藉田
之神也

王氏曰於甸人請禱則
大祝言於舊使知焉

小祝設熬置銘疏熬謂熬穀殯在堂特設於棺旁所以感蚍蜉也
銘謂銘旌書死者名既殯置於西階上所以表柩

右殯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注為君服者皆斬
衰唯主人不奠

右大斂奠

周禮春官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注五服王及公卿
大夫士之服也

鄭鏐曰凶五服斬衰齊衰錫衰總衰疑衰辨其凶服則當服
斬衰者不敢以錫當總衰者不敢以疑親疏之情所以當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注服弁喪冠也
其服斬衰齊衰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注王后小君也諸
侯為之不杖期

夏官大僕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

王昭禹曰喪紀之服一司
服所言凶事服弁服是也

天官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其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

命婦其其衣服其喪衰亦如之疏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
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

斬衰於后
服齊衰也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

祭祀賓客喪紀其并經亦如之

王昭禹曰喪紀則
并而又加之以經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注使使其屬之
上士內命婦謂

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玄謂士妻亦
為命婦。疏夏殷之禮爵命不及於士周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夫尊
於朝妻榮於室則士
妻亦為命婦可知

王昭禹曰凡喪事則外內命
婦皆有衰麻之服哭泣之位

夏官諸子大喪正羣子之服位疏位謂在殯官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為正斬衰與

同父

黃度曰羣子庶子也喪之服位庶子不得與適于齒特言羣子著其別也

春官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瀆者且授之杖注外

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瀆遠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立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

檀弓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疏祝大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子亦二

日而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疏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三月天下服注諸侯之大夫○疏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大夫為王總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詳見前第四卷喪期內

右成服

周禮春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

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注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顧命陳寶於西序東

序西序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

鄭鑿曰玉之美者可以為國之鎮如淇璧琬琰天球夷玉夏后氏之璜之類器之大者為歷代所寶如崇鼎貫鼎大貝鼓鼓和之弓垂之竹矢封父之繁弱之類祖廟之守藏則先祖所傳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則國之至寶可與祖物俱傳者亦藏於此大祭之時出而陳之以昭其功大喪陳之以昭其能守既事又從而藏之傳其所寶守其所傳將以為萬世之榮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亦如之注亦出路當陳之書

顧命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王昭禹曰大喪出路非乘車也出所陳之路焉

右陳寶器

喪大記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檀之疏居倚廬者謂於中

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宮之者謂廬外以帷幃之如宮牆也

周禮天官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

倚廬也舍聖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右倚廬

周禮春官外宗大喪則序外內朝莫哭者

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注

諱也○疏大喪謂王喪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以下以尊卑為位而哭有不敬者則呵責罰之

乾學案哭位條有天子之喪別姓而哭肆師

令序哭內宗序哭九嬪帥序哭並此條通用

當互考

檀弓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注備猶盡也國君之喪主人哭入則踊

右朝夕哭

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

注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疏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

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出而陳於坐上則此奠衣服也

乾學案陳小斂奠條有封人飾牛牲等七官

又陳殯具條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皆此條

所通用此條後凡奠通用當互考

右朝夕奠

周禮天官籩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

注喪事之籩謂殷奠時○疏殷猶大也大奠朔月月

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也

乾學案陳小斂奠條有封人等七官陳殯具

條內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朝夕奠條內有

司服共奠衣服皆此條通用此條後凡殷奠

通用當互考

右朔月月半殷奠

乾學案儀禮十七篇但有士之喪禮而天子

大喪無之禮記則間載一二而始末不全無

從考見周禮之所載者不過諸司職掌而已

亦無以考其行禮次第至杜君卿通典鄭漁

仲通志諸書則但掇拾數語而條貫闕如人
不謂善也唯黃勉齋續儀禮經傳通解以小
戴禮喪大記為主而博探諸書以足之最為
詳盡然又不專主大喪而諸侯大夫士之禮
雜陳其中則頗失之混前士喪禮中已列喪
大記諸篇而此更重出之則又失之復逮馬
貴與文獻通考去勉齋之繁蕪而案喪服次
第以禮經條列之雖未能粲然大備然古禮
原殘闕不完則後人編輯不過如是而已今
此篇多仍馬氏之舊亦頗有所增損至於諸
侯以下喪禮則盡見前篇茲不混入而諸侯
禮可通於天子者亦附著焉庶幾本末麤具
有可考見云

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既葬獻器遂哭之下葬

兆甫窆亦如之注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兆墓瑩城甫始也鄭大夫

讀窆為穿杜子春讀窆為崑皆謂葬穿墻也○疏獻器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將葬獻明器之材者見士喪禮云獻材於殯門外西而北上請主人備視之如哭悼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是其也下葬亦如上獻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下葬地在殯所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也故云亦如之

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
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
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
為邱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

尸注為尸者成葬為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有葬日也始窆時祭以牛后土家人為之尸○疏大喪謂王喪請度甫窆者謂家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

地之處

王昭禹曰公墓之地地屬於公而非私有之也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葬於此
地冢人掌焉以昭穆為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尚德也
凡有功者居前尚功也以爵列為邱封之度
與其樹數尚貴也先王之所以治死者如此

易破曰君臣分守雖嚴
義均休戚故葬同兆域

及窆以度為邱隧其喪之窆器

注隧羨道也度邱與羨道廣表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疏上經

已甫窆此經復云及窆者此更本初欲窆之時先量度作邱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重爾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道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掘地而相見也羨道無負土鄭舉羨為况也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

疏喪謂卜葬宅及日皆亦奉龜往卜處也

大卜凡喪事命龜

注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疏天子卜葬日與士同其宅亦卜之與士異孝經

云卜其宅兆亦據大夫以上若士則筮宅也

右獻器卜宅卜日

檀弓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

其祀勿其人

注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

○柏椁以端長六尺

注以端其方蓋一尺○疏柏椁者謂為椁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士雜木鄭注方柏職云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注云以端者此木之端首題湊斲內知其方蓋一尺以庶人四寸之椁五寸之椁厚於棺一寸於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椁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椁之厚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湊斲也言木頭相斲

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椁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為壘椁材從下即題湊椁六尺與棺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一尺皇氏之義非也

喪大記棺椁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

注間可以藏物因以為節○疏

君容祝者祝如漆桶是諸侯棺椁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椁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筮云柏席用桂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諸侯棺椁間亦容席故司几筮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祝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

右井椁

周禮天官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盥盛

拭也○疏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及大遺奠時也

鄭鑿曰所用之器則濯概以致潔所奉桑盛則差擇以致精

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

注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豎為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

○疏此謂喪朝廟為祖奠遺奠時也皆為內人蹕止行人也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人卑不專行事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概及為桑盛也內豎掌內小事以其蹕止行人既是小事故遣內豎使蹕也

乾學案陳小斂衣奠條內有封人等七官陳殯具條內有司几筮設几席朝夕奠條內有

司服其其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遷人共薦籩羞籩外饗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皆此條所通用此以上兩條祖奠遣奠通用當互考

右陳朝祖奠

周禮春官喪祝及辟令啟

注鄭司農云辟謂除菽塗棺也令啟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疏除菽塗棺者七日而殯殯時以樽最塗其棺及至葬時命役人開之

右啟

周禮天官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躡宮門廟門

注燎地燭也躡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疏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躡止行人也燎地燭者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對人手熟者為手燭故云地燭也

乾學案設燎條內有舍人共薪蒸司烜氏其墳燭庭燎君堂上二燭三條並此條所通用

當考

秋官士師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

之疏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為蹕也

李嘉會曰大喪有廬舍之於亦當蹕宮以備非常

天官內豎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

則亦使內豎在中前蹕止行人也

秋官大司寇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

注大喪所前或嗣王○疏水火司烜氏所掌者水以酌鬱鬯與五齊火以給燬之亭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或以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

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為正也

劉彝曰以陽燧得火於日謂之明火以陰鑑得水於月謂之明水陰陽之精義以見聖人精意於鬼神祇也

小司寇前王而辟

注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後世子之喪亦如之

地官閽胥凡喪紀之數聚眾庶

注喪紀大喪之事也○疏王家喪紀閽胥為之聚眾庶以待驅使也

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注

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疏王七月而葬大司徒則檢校挽柩之事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為挽柩之役也司農云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六遂主六紼者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

六紼及窆陳役注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主陳列之爾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蒞焉大喪之正棺啟殯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疏殯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墓上則說載下棺之等窆謂穿墳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

言者略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唯主六鄉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紼舉棺索者在棺則曰紼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舉在棺而言紼也陳役者謂下棺之時于人執紼肯碑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案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紼及窆陳役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啟朝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殯車屬六紼則六遂為終也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為始至墳窆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為終以一處各自為終始故云即遠相終始也

黃度曰及葬大司徒親帥鄉役屬六引遂人亦帥野役屬六紼及窆陳列之使肯碑引紼司徒皆節制之司徒節制野役獨此耳

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注喪役正棺引窆復土○疏言正棺者謂若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墳窆謂下棺於坎也天子六紼四碑肯碑挽引而下棺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嚮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為邱陵故云復土也

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注治謂監督其事○疏言大喪用役謂若喪時挽六引之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監督謂監督其事

乾學案以上五條柩行通用內遂人小司徒二條并窆通用當互考

春官喪祝及朝御匱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柩也○疏御柩者發殯宮輶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纛居前以御王柩也案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於周禮異未通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爾不得難經何乃奠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也乃奠注玄謂乃奠朝廟奠○疏乃奠者案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柩從彼奠乃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

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注吉事四時祭也凶事○疏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昃為祖奠厥明將去為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

地官遂師大喪其蜃車之役注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柩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

○疏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昃為祖奠厥明將去為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

七

王氏曰：屬車載闈墻之屬者。

稍人大喪帥屬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注：屬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極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於士，極略皆從。遂來。

春官巾車小喪其匱路

疏：言大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喪中可以兼之。極路即屬車。

夏官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

注：喪紀之馬，啟後所薦馬。疏：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馱馬亦如之。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疏：此遣車則天子九乘載所苞，遣奠以入，墻皆人捧之。亦牽而入陳者，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注云行則解脫之是也。

乾學案：極行通用內馱馬一條，陳明器通用

雜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注：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疏：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終夜燎一也。乘人二也。專道行二也。極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既夕禮云：屬引鄭云：古者人引。極專道行謂喪在路不避人也。

右朝祖奠遣車馬

周禮春官喪祝及祖飾棺乃載

注：祖為行始，其序載而後飾。○疏：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其序載而後飾者，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於文，倒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也。易祓曰：及祖廟設祖祭之禮，加帷荒以飾棺，乃移所載置車於庭中，遂為之御。六引。

周禮天官縫人喪縫棺飾焉

注：孝子既改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眾惡其親，故加文繡，即所引喪大記飾棺是也。○衣

製柳之材

注：必先遷衣其材，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疏：製即張飾於其上。

右載

王昭禹曰：製如方扇，持之以蔽棺。柳陰木為之，故喪車謂之柳車。製以木為體，用綵繪衣纏之，以為飾。故曰衣製。柳之材

禮器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

注：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一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繡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上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其其廡衣服

注：廡陳也。廡衣服所藏於椁中。○疏：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

右飾棺

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一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繡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上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禮記卷之二十一

小者也

乾學案自衣服以下並獻明器條通用

司常大喪建厥車之旌及葬亦如之注葬云建之則行厥車解說之○疏此在廟陳時建

之謂以厥旌建於遣車之上及入壙亦建之

車僕大葬厥革車注言輿革舉者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闢革輕皆有焉○疏經不云戎路革路而云革車亦是五戎之總名故知

不徒戎路廣闢革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

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之注厥輿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

疏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人曠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輿小為之爾後鄭訓厥為輿言陳駕者解厥為陳駕也案車僕云大喪厥革車彼厥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厥之故以陳駕解厥也使人以次舉

之者當在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器之明且大遣奠之後則使人以次抗舉人各執其一以如墓也案家人云及葬言轎車象人是名遣車為轎車

王安石曰厥之於宮行之以適墓

天官司裘大喪厥裘飾皮車注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厥為注鄭司

與謂象似而作之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爾○疏後鄭謂厥也若詩之作陳者以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竿備而不和皆是與象

所作明器非陳設之理象似生時而作之但僮惡而小爾

王昭禹曰厥裘與厥樂同意厥者陳之而無實用陳之非所以致死不惡於不仁無實用非所以致生不惡於不智凡厥儀物者亦仁智之盡也

夏官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注言埋之則是馬塗車

車芻藁自古自之古者以泥塗為車以芻草為人馬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但刻木為人馬替古者芻藁今鄭云塗車之芻藁則是仍用芻藁與檀弓違者鄭但舉古之芻藁况周爾非謂周仍用芻藁也

乾學案樞行條內有家人轎車象人此條通用當互考

圉人凡喪紀厥馬詳見朝祖奠條

司兵大喪厥五兵注厥輿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土喪禮下篇有甲冑于

管波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明五者皆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為證

司弓矢大喪其明弓矢注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春官司干大喪厥舞器及葬奉而藏之疏此官所厥厥于盾而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師之屬厥樂藏之者也往陳之謂如既

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者也

大司樂大喪泣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注泣臨也厥興也臨笙師鐸師

之屬興謂作之也

既瞭大喪厥樂器

疏大喪厥樂器謂明器禮弓云琴瑟張而不平

笙師大喪厥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疏此笙以下皆作之送之於壙而藏之也

鐸師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此官所獻謂作晉鼓鼗鼓

籥師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此所獻作唯羽籥而已不作餘器

典庸器大喪厥筍虞

疏案檀弓有鍾磬而無筍虞鄭注云不縣之見此文有節虞明有而不縣以喪事略故也

右陳明器

周禮春官喪祝及祖飾棺遂御

注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祖時喪祝主飾棺

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玄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翻居前卻行為節度

易破曰及祖廟設祖祭之禮加唯荒以飾棺乃移所載置車於庭中遂為之御六引

乾學案小斂條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有司

几筵設葦席朝夕奠條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有籩人共進籩羞籩外饗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陳朝祖奠條有世婦濯概為盥盛內豎為內人蹕皆祖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祖奠

周禮春官大師大喪帥瞽而厥作匱諡

注厥與也言王之行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厥

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諡○疏帥瞽瞽歌王治功之詩厥作匱諡者匱即柩也古字通用以其與喻王治功之詩為柩作諡是以瞽瞍職云諷誦詩謂作諡時也

王昭禹曰死則陳儀物於庭序以與觀者欽則謂之厥考列其德行而誄之以言則謂之諡於大喪之厥則帥瞽而作匱諡以瞽掌樂王德成於樂諡則成德之名也

瞽瞍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注諷誦詩主謂厥作柩諡時也諷誦王

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疏諷誦詩謂於王喪將葬之時則便此瞽瞍諷誦王治功之詩觀其行以作諡葬後當呼之世奠繫者奠定也謂辨

其昭穆以世之序而定其繫即帝繫世本是也鼓琴瑟
香詩與世本一者雖不歌詠猶鼓琴瑟而合以美之也

鄭鏞曰小史掌奠世繫謂為史官當定公卿大夫與夫帝王之世繫今此際與
又安知世真繫之事乎考先儒之說以奠為帝而世帝繫乃古書之紀述帝王
之本繫如世本之類使之誦誦乎詩與世又定其所傳之繫以誦誦使人君知
古之傳世者有德則子孫孫遠而世繫不衰無德則子孫之傳不遠所言者不
定則其聞也不信故
必奠而後誦誦之

小師大喪與厥注從大師○疏大師厥
作置謚故小師從之也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誄謂積累生時
德行以錫之命主

為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
也故大祝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李嘉會曰六辭多於廟中發之其辭無
媿於神則上下親疏遠近之情可通

大史大喪遣之日讀誄注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
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警厥之而作誄警

史知天道使其其事言王之誄誄成於天道○疏人之道終於此者以其未葬以
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返則以鬼事之故既
葬之後當稱誄故誄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大師又帥警厥之而作誄
名警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誄成於天道也若然
先於南郊制誄乃遣之
凡喪事攷焉注為有
日讀之葬後則稱誄
黃度曰警誄其德行故作
誄史記與言動故讀誄

小史大喪佐大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注其讀誄亦以人
成也○疏事相成者
諡法依誄為之故也

右諡誄

周禮夏官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注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
奉猶送也送之於墓告而藏之

春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注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疏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奠厥

明將向曠為大遣時奠有之朝夕乃徹也者案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
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
夕猶存省
之意也

王昭禹曰朝奠夕徹
不即去焉故謂之存
鄭伯熊曰不知神
之所享弗忍徹也

鬱人天喪及葬其其裸器遂狸之注遣奠之彝與瓚也狸之於祖
廟階間明奠於此○疏葬時

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
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裸器也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是也以奠無
尸直陳之於奠處爾言狸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
以為主命行反遂狸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狸之於
階間也自此以前不忍異於生設奠象生而無尸自此以後葬訖
反日中而虞則有尸以神事之謂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

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

注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也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疏案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體是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者謂包牲取體之外分為五處祭也月令春祀尸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此並是人所由從之處非直四時合祭出入亦宜告之司命大厲則否

劉彝曰既設道齋之奠又分禱五祀以告王喪之行

乾學案陳小斂衣奠條有封人等七官陳殯具條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有邊人供邊外饗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陳朝祖奠條有世婦濯概為盥盛內豎為內人蹕皆遣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大遣奠

周禮夏官量人掌喪祭奠竈之俎實

注竈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士喪禮下篇曰藏包管於旁○疏此喪祭文連奠竈是壇內故鄭以喪祭為大遣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為遣奠也案家人云請度甫竈竈穿壇之名此言奠竈則奠入於壇是以

云所包遣奠也引士喪禮云藏包管於旁者苞謂苞牲取下體管包一一是也藏者即既夕禮云管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引之者正喪祭奠入壇之事也

右包奠

周禮地官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

注使以幄帟先

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先所以為葬奠之間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奠也○疏以幄帟先者謂使大宰帥其屬以幄帟先行至壇也大宰之屬幕人共帷幕幄帟綴故大宰帥之司徒主眾庶故令野役也先張神坐者謂樞至壇脫載除飾樞則在地未葬空之間須有神坐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幄之小帳小帳之內又有帟之盛塵以為神坐也

王昭禹曰遂師則共屋車之役也

乾學案陳殯具條幕人掌次此條通用朝祖條間胥聚眾庶大司徒帥六鄉屬六引遂人屬六綽小司徒率邦役治政教鄉師帥其民而至又薦車馬及陳明器兩條並此章通用當互考

秋官鄉士大喪紀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

注屬中士以下○疏大喪紀當葬所經道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

蹕注屬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

夏官方相氏大喪先匱注喪使之道○疏喪所

春官喪祝及葬御匱出宮乃代注喪祝二人相與更也○疏及至

出喪祝於柩車前御行御柩車出宮乃代者案小喪亦如之注小喪王后

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

王安石曰既御匱出

宮後祝代之執事

劉彝曰出宮乃代者至

於外則鄉遂師代之

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注匠師車官之

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其主葬引翺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

以指麾執纛之役正其行列進退○疏言及葬者及至葬引向曠纛謂葆幢也鄉

師執葆幢御行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匱謂在路恐有

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謂監督役人也

夏官司士大喪作六軍之士執披注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

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

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必

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戴棺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

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爾其實旁三○疏

六軍之士者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之士也天子千八而云

六軍者以天子千八出有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柩車

則置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持棺者為披也有紐以結之謂之

戴者喪大記云纁戴者是也先鄭云披者扶持棺險也天子旁十二諸侯八大夫

六士四者無所依據後鄭不從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者謂屋車兩旁皆

有柳材其棺皆以物束之故云天子諸侯戴棺三束大夫士二

束彼喪大記不言天子此言者欲見天子無文約與諸侯同也

楊格曰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屬六

綽要之披也綽也引也皆所以扶持棺以行者而執之者皆此千人則鄉遂皆

有其人非

止六鄉也

春官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注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

謂執纛居柩路前御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

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者案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

故以執披解防恐柩

車傾側故云備傾虧

大史大喪執纛以泣勸防注鄭司農云

勸防引六紼

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持旌注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

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屋車無

蓋執而隨之象生時

有也所執者銘旌

夏官御僕大喪持鬻疏喪大記注引漢禮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

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謂之畫鬻畫之以

輔謂之鬻鬻之類是也天子用八在

天官女御后之喪持翼注翼棺飾也持而從柩車○疏禮天子八翼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

春官家人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注鸞車中車所飾遺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鸞為

人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中車行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始於用生乎○疏謂至葬家人語中車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遺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旗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言之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鄭引檀弓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唯改芻靈為象人

乾學案陳明器條通用

夏官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注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疏遣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遣送者之車

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魂魄所馮依遣車多少之數天子無文鄭注雜記云天子大牢苞九個遣車九乘苞肉皆取大遺奠之牲體天子大牢外更用馬牲皆前脛拆取臂膂後脛拆取胛苞肉各九個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

天官內豎王后之喪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注褻器振飾頤沐之器○疏從遣車若生時從后后之私褻小器唯有振飾頤沐之器故為此解也若然王府云

凡褻器鄭注以為清器虎子不為振飾頤沐器者彼據生時故與林第等連文此飾祭器為盥手故既夕禮用器之中有祭器是送葬之時有褻器也

喪大記君葬用輜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注輜當為載以輪車之輅輅車柩車

也在棺曰綽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綽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疏四綽二碑者綽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綽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烏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為節度也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棺之節因在塗連言窆時故云是以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輜故遂師注云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輜是天子殯用龍輜至壙去屋車載以龍輜柩楹者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棺也則天子用大木為棺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楹

右柩行

周禮春官巾車大喪及墓嘒啟關陳車注關墓門也車貳車也士喪禮下篇云車至道

左北面立東上○疏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遺車在明器之中案既夕陳明器在道東面北上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乘也士喪禮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貳車唯據乘車道車象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別有貳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貳車而已鄭直云貳車者舉其士喪禮不見者而言爾

乾學案此條朝祖薦車通用柩行條遂師以幄帟先陳明器條樂師陳樂器此條通用當互考

夏官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方良也方良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兩○疏必破方良為兩者入壙無取於方良之義故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者欲見有兩之義故引漢法為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椁柏則亦取柏之心黃腸為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蓋周時亦表以石故有兩也云國語者案國語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夔兩則知方良當為罔兩也

鄭鑿曰喪則使之為前驅以辟凶邪葬則使之入壙擊罔兩以安神靈

春官喪祝及壙說載除飾注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說之屬合可舉移安厝之立謂除飾便

其芝爾周人之葬牆置說說作髮○疏說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遷入壙張之於棺注云四說之屬者案喪大記及禮器士二翼大夫四翼諸侯六翼天子八翼周人之葬牆置說者謂帷荒與椁為郭若

如之 地官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其闔壙之蜃注互物蚌蛤之屬闔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鄭司農說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疏案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窆中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椁前已施

稻人喪紀其其葦事注葦以闔壙禦濕之物澤虞喪紀其其葦蒲之事注葦以闔壙蒲以為席○疏蒲以為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芻芻不納者是也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其喪事注茵著用茶○疏案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從著以茶松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壙止是也

周禮春官家人共喪之窆器注下棺豐碑之屬右至壙 乾學案朝祖條小司徒帥邦役遂人及窆陳役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地官鼓人大喪則詔大僕鼓 夏官大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注戒鼓擊鼓以警眾也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崩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祀祭之祀○詳見始死條

地官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其邱籠及蜃車之役注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輻役謂執紼者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疏其邱籠者土曰邱謂其為邱之籠器以盛土也謂下棺之後以

壙上土反復而為邱壘皆須籠器以盛土也適歷執紼者名者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綽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為適歷也遂人主陳之者案遂人云及窆陳役是也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

鄉師及窆執斧以泣匠師注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泣之使戒其執斧以泣匠師匠師主眾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臨視之匠師主豐碑之事案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天子斷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綽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綽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為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

春官冢人及窆執斧以泣疏案鄉師云執斧以泣匠師則此亦泣遂入藏凶器注凶器明器○疏因上文窆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位注謂邱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塋限○疏墓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禁所為塋限者謂禁者以塋域為限而禁之

司常建廡車之旌及葬亦如之注見陳明器條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注哭此樂器亦帥之○疏案小宗伯云及執事既葬獻器遂哭之注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獻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壙及入壙之時序哭之也

大司樂涖藏樂器詳見陳明器條

夏官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同上

春官典瑞大喪其贈玉注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疏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注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士贈用束帛即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上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

天官大宰大喪贊贈玉注助王為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

春官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注成葬即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葬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疏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案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云所奠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詔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時冢人為尸以祭后土也

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注祭墓為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為尸冢人為尸○疏後鄭知此祭墓為禱祈者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為尸冢人為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為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瑟亦此意也

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為尸證成墓之事也張載曰墓祭非古家人祭於墓為尸是則成周之盛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出於人情之所不忍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享之非體魄之謂其為義抑精矣

喪大記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

封疏封當為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綽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綽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衡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棺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君命無譁以鼓封者謂君下棺之時命令眾人無譁以擊鼓為窆時從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綽也天子則六綽四碑緘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綽前後用四綽其餘兩綽繫於兩旁之碑

乾學案樞行條君葬四綽二碑此條通用當

互考

右窆

雜記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注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黃幹曰今秦檀弓葬日虞以虞易莫疏曰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初虞以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

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二虞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此可以補經文之闕故備錄

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注喪祭

司巫祭祀則共菹館注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士虞禮

鄭鏗曰菹者茅也鄉師所謂共茅菹是也盛菹名曰館者如人之館舍然謂茅託於其中也

天官甸師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萑萑讀為縮束茅立之為蕭蕭香蒿也茅以其祭之直亦以縮酒直以藉祭

○疏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直是也

王昭禹曰易曰藉用白茅是取茅以藉祭也齊桓責楚不貢包茅無以縮酒是取茅以縮酒也必用甸師共之以其出於王藉乃所以盡志也陸田曰甸師之茅或入鄉師或入司巫鄉師之所貢者大祭祀司巫之所貢者凡祭祀也茅之為用或以縮酒記縮酌用茅司彝尊醴齊縮酌是也或以藉物士虞禮甸師取黍稷祭于直鄉師共茅菹也至男巫旁招以茅則又除不祥也

地官鄉師大祭祀共茅菹注菹士虞禮所謂直荆茅長五寸束之者

于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葬藏其情是與鄭鏗曰甸師共蕭茅鄉師共茅菹司巫共菹館蕭以祭肺茅以縮酒皆求神之所須也其於王藉所以見其誠此言茅菹菹藉也藉祭器之所用則多矣故共

於六鄉所以致其備司巫則以其多也又為館以藏之項安世曰縮酒以達氣故天官主之束藉以藉形故地官主之

天官庖人其喪紀之庶羞

注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凡喪未葬以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其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又曰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今直云虞祔不言卒哭者舉前後虞祔則卒哭在其中其庶羞可知

春官喪祝掌喪祭祝號

注喪祭虞也

右虞祭

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注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為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若文帝武帝之類也

右作主

乾學案作主祔廟之後尚有練祥諸祭而三禮俱無之故今不敢妄補○又案天子之喪

禮其異於臣庶者不過儀文之盛品物之多而已至於喪中行禮次第則與臣庶初無異也今王朝喪禮雖不傳而士喪禮之篇首末完備秩然不紊則天子之禮即此可以考見學者誠因禮文之所載以旁證而曲取則雖謂國恤之儀至今存可也覽是編者統士禮而合觀之庶幾其無遺憾乎

周禮天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三曰喪荒之式
疏喪謂臣之喪含禭贈奠賻贈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共也

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三曰喪荒之聯事
注大喪太宰贊贈玉

百官府共其財用
舍玉司徒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糾宗伯為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

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注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

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其辨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

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注旅冢宰下士

庖人其喪紀之庶羞

外饗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注謂喪事之奠祭

獸人凡喪紀其其死獸生獸

獻人凡喪紀其其魚之鱸鱉

腊人喪紀其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籩人喪事其其薦羞籩

醢人喪紀其薦羞之豆實

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大府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外府凡喪紀其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內小臣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

之禮事注擯為后傳辭有所求為詔相正者異尊卑也○疏擯者后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也后尊詔告而已九嬪卑則言相女御九卑直正之而已

闈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喪紀

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寺人若有喪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

禮事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

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世婦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女御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典絲喪紀其其絲纁組文之物

內司服共喪衰后之喪其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縫人喪縫棺飾焉衣翼柳之材

追師喪紀其笄經

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八曰殺哀注殺哀謂省凶禮

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四閭為族使之相葬

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疏喪紀者謂若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之等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

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州長凡州之大喪皆蒞其事注大喪鄉老鄉大夫卒者

黨正凡其黨之喪紀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族師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以相葬埋

閭胥凡喪紀之數聚眾庶

師氏凡喪紀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疏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也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四曰喪紀之容○凡喪紀王舉則從

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司市國荒凶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泉府凡賒者喪紀無過三月

鄼長各掌其鄼之政令以治其喪紀之事

委人喪紀其其薪蒸木材

土均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

掌其禁令注禮俗民所行先王舊禮也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爾疏禮俗喪紀祭祀三事地嫩則重行之地惡則輕行之禁令者

恐有借論與下道故禁之也

稻人喪紀其其葦事

澤虞喪紀其其葦蒲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其喪事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其闔壙之蜃

圉人喪紀其生獸死獸之物

舍人喪紀其飯米熬穀

春官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

肆師掌兆中之禁令○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內宗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

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

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

贊主人注有事謂合五
隨贈賻之屬

大卜凡喪事命龜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

小祝凡外內小喪紀掌事焉

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大史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諡

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夏官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則相注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
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

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疏注云庶子為
卿大夫之子適庶俱兼士則卿大夫士之身也

小司馬凡小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量人掌喪祭奠竈之俎實

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

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啟方良

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御僕掌庶民之弔勞

圉人凡喪紀牽馬而入陳廐馬亦如之

秋官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

之

遂士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縣士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朝士若邦札喪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司隸邦有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蜡氏凡國之大祭祀禁凶服者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遭

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乾學案周禮五官內其分掌喪紀之官凡一

百有三十今凡屬大喪者悉入於國恤篇不

重載其掌諸侯以下喪及兼掌大小喪紀者

則入於此篇閱者詳之

右職掌

讀禮通考卷六十七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a large grid of vertical lines, which are currently blank or contain extremely faint text that is illegible.]

